

哥哥， BROTHER I LOVE YOU 我爱你



葛云紫——著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哥哥， BROTHER I LOVE YOU 我爱你



葛云紫——著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哥哥, 我爱你 / 葛云紫著. -- 北京 : 西苑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151-0333-4

I. ①哥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69069号

哥哥, 我爱你

作 者	葛云紫
责任编辑	刘 荔
出版发行	西苑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
邮政编码	100013
电 话	010-88637122
传 真	010-88637120
网 址	www.xiyuanpublishinghouse.com
印 刷	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640mm×960mm 1/16
字 数	180千字
印 张	18
版 次	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51-0333-4
定 价	35.00 元

(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世事无常，生死迅速，挚爱深情却被雨打风吹！

人心难测，悲欢如梦，聚散离合不过过眼烟云……

内容提要

沉浸在幸福婚姻中的苏雨，由于杨逸的突然离世而悲伤欲绝，然而家人却开始了对她这个外来媳妇的算计：大伯子让几千块钱的丧葬费对不上账，并迅速霸占了她在老家的房产；大姑子以打着帮助她的名义低价开走了她新买的汽车；公公婆婆带着大伯子的孩子住到她的家里；一向尊重她的小姑子也站到了父母的一边，打探她的收入。婆婆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，偷听她的电话，翻找她的存折，一次次要求她放弃女儿的抚养权。公公上厕所不关门，半夜三更潜入到她的房间，扬言死都要死在她家里。巨大的丧失、悲痛、迷惘让她迷失在感情的漩涡之中，有人因她鸡飞狗跳，有人因她割腕自杀，她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地叫“哥哥”的人。而亲人的防范、监视、看管、干涉、阻挠，又让她举步维艰，无法进退。为了平静、安宁、自由的生活，她在出嫁与出家之间纠结，然而她终于做出了一个勇敢而重大的抉择……

第一章

苏雨一手提着一无纺织兜蔬菜，一手拎着一串钥匙，哼唱着歌，欢喜地上楼，来到家门口，抬起拎钥匙的手便按门铃。她边按门铃便嚷嚷道：“哥哥开门呀，为妻回来了！”

杨逸听到门铃响，赶紧从电脑前起身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就来开门，他打开门，看到苏雨手里提着钥匙，就说：“你安的什么心啊，你拿着钥匙呢还叫门！”

苏雨一脸坏笑地说：“我喜欢，你奈我何？”

杨逸说：“我能奈你何？如果我不在了，看谁给你开门去！”

苏雨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你如果不在了，我立马找个男人给我开门！你信不信？”

杨逸接过苏雨递到面前的蔬菜，一脸怀疑地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恐怕除了我，再没男人能容你吧？”

苏雨撇嘴说：“我就那么不济？嘁！我告诉你杨逸，想容我的男人多了去了，我都懒得让他们容，他们还不配容我！”

这下轮到杨逸得意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只稀罕我容你对不对？但是，哥哥求你个事成不？”

苏雨拿腔捏调地说：“什么事？你求吧。”

杨逸说：“能不直呼我大名吗？”

苏雨先是“啊”了一声，紧接着就笑得捧腹，她说：“我以为杨老所求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，没想到你就求这个？哈哈哈哈！”

杨逸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他还是表扬了苏雨一下，他说：“这‘杨

老’听起来也很舒服，不过，为时过早了，等为夫我退休了，再这么称呼吧。”

苏雨故意逗杨逸说：“等你退休了，我就你叫老杨头，多朴实，多亲切，对不对啊杨逸？”

杨逸说：“哥哥求你了，叫哥哥！我最喜欢你叫我哥哥，你叫我杨逸的时候，我怎么听怎么别扭！”

苏雨不想再逗杨逸了，事实上，她并没有叫杨逸大名的习惯，在她还没有与他正式见面之前，她就叫他哥哥。那个时候，她还在河南一家私人的小报社帮忙，工作之余，不停地写稿投稿，而作为编辑的杨逸，恰好看到了，于是，他就写信给她，就打电话给她，她起先叫他杨老师，后来聊得熟了，她就叫了他哥哥。哥哥是一个美好的称谓，从未被娇宠过的苏雨，每一次叫杨逸哥哥的时候，都能感受到一种被娇宠的感觉，她渴望这种感觉。

苏雨不逗了，她说：“哥哥，你记住了，别人不可能给你别扭，别扭都是你自己找的！”

杨逸嘿嘿一笑把苏雨揽到怀里，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：“尽管你这句话说得我莫名其妙，但是我记住了，以后，我再也不自找别扭了！”

杨逸把那个“再”字加了重音，而且又拉得特别长，进到屋里，杨逸把蔬菜放下，把苏雨按到沙发上，接了一杯水递给她，并坐在她身边，呵呵笑着看着她喝水。

杨逸看到苏雨的头顶两根短短的白头发翘立着，就伸手把那两根白头发往她的其他头发中间掖了掖，感慨地说：“老婆辛苦了！小小年纪都有白头发了。”

苏雨白了杨逸一眼说：“我辛苦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”

杨逸点头频频：“对对对，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你如果倒下了，天就塌了。不过再怎么着也不能把白发给拔了，这样会伤害毛囊的。”

苏雨说：“哟，我什么时候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了？你嘴巴越发甜了哦。”

杨逸嘟着嘴巴凑到苏雨面前，苏雨做惊恐状，迅速地用手掌掩住了嘴，忽闪着眼睛，望着杨逸说：“你要干吗！非礼啊？”

杨逸龇牙咧嘴，一脸坏笑地说：“让你检测一下我的嘴巴到底有多甜！”

说着就要亲吻苏雨，就在这时，在阳台上写作业的宝儿推开阳台的玻璃门，不无醋意地撇嘴望着杨逸和苏雨。

杨逸不好意思起来，只好把苏雨放开了，然后一本正经地对宝儿说：“不好好写作业，搞什么偷窥啊？”

宝儿歪着头，望了一眼杨逸，又望了一眼苏雨说：“你们都一把年纪的人了还亲嘴儿，搞得跟小男生小女生似的，也不害臊。”

苏雨眨巴着眼睛说：“你这个臭孩子怎么说话呢，谁一把年纪的人了？我，我，我才……”

宝儿追问道：“你才什么？没话可说了吧？”

苏雨不理睬宝儿，仰着脸问杨逸：“哥哥给我掐指算算，为妻我今年才多少岁？”

杨逸一本正经地掰了掰手指，念念有词地道：“再过三个月，才是你十八岁的生日。”

苏雨得意地对宝儿拧了拧脖子，并且对她翻了翻眼睛，以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说：“不服气了吧，你娘我还不到十八岁呢，哼哼哼哼。”

宝儿赶忙做呕吐状：“你就臭美吧！再过三个月，就是你三十一岁的生日，别以为我是好哄的，我又不傻。普天之下，也就我老爸一人嗲你！”

苏雨很是骄傲地道：“普天之下，你老爸一人嗲我就足够了，别人想嗲我，你娘我还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呢。”转脸嗲嗲地问杨逸：“是不是啊，哥哥？”

杨逸起身欲走，临走时说：“是，你们娘俩在这里斗吧，我走了。看看我不在的这一会儿，天下乱成什么样子了，哎，这世道真是让人操心，就没有一个太平的时候！”

苏雨一把拉住杨逸说：“再坐一会儿，我倒要看看没有你，天下能乱成什么样子！再说了，天下大势再怎么乱都是有规律的。无非是你杀我伐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，要你操心？”

杨逸没有坐下来，他仍然要走，苏雨只好松开了他的手说：“你不只是染上了网络综合征，你还染上了信息综合征！你这样下去怎么行

啊，真是让为妻我发愁！”

杨逸一边回书房一边说：“咱这叫与时俱进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，不像某些人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写微博，不查资料不收稿子也不上网，且又厚古薄今，谈玄说妙，恨不得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社会中去！”

苏雨无奈起身，拎着蔬菜边往厨房走边说：“我这叫返璞归真，明心见性，你就随波逐流吧！我做饭去！”

在厨房，苏雨一边哼唱着不成调的歌曲，一边打开天然气灶，烧水，然后择菜，洗菜，切菜，炒菜。

在阳台，宝儿已经写完了作业，开始画画，她画了三个小人手拉着手，然后在三个小人儿的脚下分别做了说明，胖胖的那个小人儿下面写了一个爹字，瘦瘦的小人儿下面写了一个娘字，在中间那个不胖不瘦的小人儿下面写了一个宝字。

而在书房，杨逸上网，喝茶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在QQ上和赵蕾聊天。桌上的手机这时候响了起来，是他最喜欢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。

杨逸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张总编打来的电话，他有些纠结，既开心又担心，开心的是，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，担心的是，这可能是一个坏消息。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都是无法逃避的，他还是很快就接了电话。他说：“张总编好……审核通过了……年薪十五万……能接受能接受……不坐班好啊……让我周一报到啊……经常出差这个您让我考虑一下……得考虑……虽然我和我老婆不是新婚燕尔而是老夫老妻了，但是，十一年来，我们从来就没分开过……那行，我再考虑考虑，再跟我老婆商量商量，周一给您答复……”

杨逸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兴奋过，他失业快半年了，终于找到了一份让他感到满意的工作了，他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，他赶忙扭着胖胖的身子快步走到厨房，欢快地对正在做饭的苏雨说：“老婆，天下事业，得久必失，失久必得，猜猜谁给我电话了？”

苏雨看着杨逸如此开心，知道他有好消息，而对杨逸来说，能让他兴奋成这个样子的消息无非是工作的事情有了着落，但是她仍然故意地调戏他说：“是赵蕾那姑娘约你吃饭吧，那你赶紧去呗，别让人家姑娘久等了。”

杨逸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庸俗了吧？小气了吧？矫情了吧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赵蕾约我吃饭，我去过几次，不都是被我果断地坚决地给拒绝了？没有拒绝的那两次，一次带着宝儿，一次要带你你不去，我才自己去的，来回路上和吃饭的时间，总共不到两个小时我可就摆驾回宫了。”

杨逸的摆驾回宫让苏雨又笑了一个捧腹，她说：“还摆驾回宫？那臣妾不去，还不是不想当电灯泡？你们眉来眼去的，臣妾在那里岂不是妨碍了你们？”

杨逸故作委屈地说：“为夫冤枉，为夫何时与人家赵蕾眉来眼去了？你可以把生活写进小说里，但是你可不要把小说写进生活里，会乱了套的。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，猜猜谁给我电话了？”

苏雨让杨逸不要再卖关子了，她说：“杨老，你就赶紧告诉我吧，是人家张总编请你做主编了对不对呀？”

杨逸开心地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年薪十五万哦，你不是不想上班了吗，等哥哥我上任之后，你就大胆地辞职，哥哥我有钱了，哥哥我养你！”

尽管苏雨知道，以杨逸的脾气和个性，这个工作不一定做得久，但是她仍然说：“那是，老公养老婆天经地义，为妻我肯定欣然受之，当仁不让。”

苏雨本是希望杨逸开心的，没想他因为她的这句话失落了，他说：“这些年，我经常失业，短则三四个月，长则大半年，我没能养家，没能养你，反倒让你养家，让你养我了！我知道，这些年你把工资卡交给我，你的稿费让我收取，你买最便宜的衣服，你不用化妆品，你不和同事们去逛街，都是因为我不能挣钱，你节俭不说，你还怕我自卑，你处处在照顾着我……”

苏雨见杨逸失落，赶忙说：“有吗？我可一点都不觉得，咱十来年的交情了，你还不了解我？我对衣服啊化妆品啊逛街啊那些个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吾师庄子说了‘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’。眼下是我比你多挣了那么几个钱，但是，我没有潜力了啊，我已经使了最大的力气了，但你不一样的，你是块被黄土掩埋住的金子，你把身上的那些土一抖搂，肯定大放光彩的！说真的，我的后半生可都指望着你呢。”

杨逸听苏雨这么说，并没有感到开心，而是更加的沉重了，他喃喃

了一句：“后半生……后半生……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儿过去了，眼睛一闭不睁，一辈子过去了！后半天的事都说不好，别说后半生了。”

苏雨不知道杨逸是怎么了，她担心自己的任何言辞都会让杨逸不快，于是，菜还没有炒好，就大声冲客厅喊女儿：“宝儿，赶紧洗手吃饭喽！”

吃完晚饭，宝儿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。

苏雨洗完了锅碗，收拾完厨房，来到客厅对女儿说：“宝儿，跟为娘一起散步去吧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苏雨的要求又被宝儿拒绝了，她说：“我不去，我要看电视。”

苏雨最不希望看到宝儿沉迷在电视机前，她说：“饭后百步走，能活九十九，走吧，为娘求你了！”

宝儿还是不愿意去，她知道杨逸最不爱散步，通常总是拒绝苏雨要他去散步的要求，于是她说：“你哥哥去我就去。”

苏雨知道杨逸不会陪自己去散步，他实在太懒了，不愿意运动，刚吃完饭他就坐到了电脑前，但是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，对着书房大喊：“哥哥，出来！”

杨逸动作夸张地扭着胖胖的身体来到客厅，滑稽可笑，令苏雨和宝儿捧腹。

杨逸点头，身子前倾于苏雨面前，做拱手状：“敢问夫人有何指教？”

苏雨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陪夫人散步去。”

杨逸一听，立刻皱了眉头说：“又是散步！夫人，散步很没意思的，不去，你带杨家大小姐去吧。”

苏雨生气地戳指着杨逸和宝儿肥嘟嘟的肚子说：“你看你们，跟某种动物似的，吃饱了不是躺着就是坐着，身体都肿成这样了，我不嫌你们难看，不嫌你们衣服难买，我担心的是你们的身体，你们明白我为妻、为娘的苦心不？”

杨逸抱住躺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的宝儿温柔而慈祥地说：“宝儿爱爹不？”

宝儿不说爱，也不说不爱，她说：“爹是不是有事情求我啊？”

杨逸欢喜地在宝儿脸蛋上“吧唧”亲了两口说：“宝儿真聪明。宝儿最乖了，陪我媳妇儿去散步吧，爹就不去了，爹真的不想去，爹真的很累。你看，我媳妇儿她一个人不远千里嫁到我们这里来，孤苦伶仃的，怪可怜的，你就陪陪她吧。你看的这个木偶剧还是我媳妇给你买的呢。”

宝儿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把电视机给我关了吧，看在你给我当了十年爹的分上，我陪你媳妇儿，陪你夫人，陪你老婆散步去。哎对了，你媳妇叫你哥哥，你怎么不叫你媳妇妹妹呢？”

杨逸捏了捏宝儿的鼻子说：“我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你管得着啊？”

苏雨和宝儿散了一个多小时的步，宝儿回到家就困倦得难以支撑，勉强刷了牙，脸都顾不上洗就睡觉了，苏雨弄来水给宝儿洗了脸和脚，然后倚靠在书房的门口，深情而心疼地望着电脑前的杨逸。

她说：“哥哥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之外，今儿一整天你都在电脑前坐着吧？”

杨逸回答：“你没有猜错，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再说，一天不学习赶不上苏雨啊，有你这个榜样在，我岂敢松懈，宝儿睡了？”

苏雨走到杨逸背后，将双手插进他蓬松而柔软的头发里，一边按摩一边说：“睡了。”

杨逸仰靠在椅背上，享受着苏雨的按摩，苏雨给杨逸按摩了头，然后又按摩了肩膀，杨逸觉得挺舒服，他说：“你也早点洗洗睡吧。”

苏雨说：“我想陪陪你。”

杨逸捏了捏眉头，耸了耸肩膀，叹息着说：“陪吧，陪一天少一天。”

苏雨纠正杨逸说：“怎么说呢，应该是陪一天多一天才对。”

杨逸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还是学佛之人呢，这个道理都不懂，其实，人活着就是一个不断丧失，或者说不断放下的过程，什么都放不下的人，到头儿来只能放下一切。”

苏雨这下可算是抓住杨逸的把柄，有理由反驳他了，她说：“你既然懂得，怎么还不放下？放下吧，别干了，我们把房子一卖，回老家种

花种菜，多好。”

杨逸说：“人活在这个世间，总是有着太多的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地被父母带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又身不由己地死去。”

苏雨觉得今天的杨逸有些奇怪，他的话总是让她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至于哪里不对，她又完全不知道，于是她诧异地问道：“哥哥，你今天格外深刻啊，我可记得昨天你在感慨人生的时候，还说佛所教导的放下很消极，今天怎么了，顿悟了？”

杨逸没有回答，他不再捏眉头，而是双手并用，按揉起了太阳穴。

苏雨看到杨逸疲倦的样子说：“哥哥，关机休息吧，我求你了。”

杨逸答应了，但是并没有做出行动，而是继续看新闻，继续把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工作本上，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赵蕾聊天。

苏雨不想强迫杨逸，他脾气不好，她不想惹他生气，她走到杨逸背后的书架前，翻着书，忽然看到相册，就一本一本地拿出来，放在杨逸面前，觉得不妥，就拿湿巾在地板上擦了一片地方，将好几本大大小小的相册放下，继而盘坐在地板上。杨逸将自己正用着的靠垫递给苏雨。苏雨把靠垫塞到屁股底下，翻看相册。

苏雨正在翻看的这本相册是她自己的。她看到她上小学时唯一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她穿着运动服，高高地扎着两只辫子，与两个女同学在青青的麦地里规规矩矩地站着，每人手里握着一支塑料假花，但每个人都很灿烂地笑着。

苏雨把照片从相册里抽出来举给杨逸说：“哥哥，你看这娃，好傻是吧？”

杨逸接过苏雨手里的照片笑着说：“这娃，傻得很可爱。”

苏雨把照片要回来，重新插进相册，继续翻看。杨逸端起茶杯，发现空了，问苏雨：“给哥哥倒杯水可否？”

苏雨站起身，接过杨逸递过来的杯子，去客厅倒水，回来，将水放在杨逸手边，重新坐下，继续翻看相册。

有几张照片让苏雨陷入沉思，她把那几张照片抽出来，放在地板上，咬了一下嘴唇，很是感慨地说：“这几大本相册，太占地地方了，不如把一部分人的相片清理掉算了，留着也没有意义。”

杨逸阻拦道：“可别扔，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，不管甜蜜也好，悲伤

也好，毕竟是成长历程中的一个片段，是情感历程中的一个情节。”

苏雨说：“有些人，恐怕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任何的交汇了，依我看，扔了算了。”

杨逸说：“还是留着吧，特别是当你老了，看到这些相片，你的回忆才不至于干巴巴的，才会有迹可循啊。”

苏雨点着头，拿起地板上的两张照片递给杨逸说：“你还记得这两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吗？”

杨逸接过照片，看了一眼说：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位西装革履的男士，他应该叫陈小河，一个陪你走过两年迷惘青春的人，严格意义上说呢，你们谈过一场朦胧的、深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。这一张呢，则是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合影，确切地说，你当年爱上的是一个有妇之夫。”

苏雨仰着脸哈哈大笑：“哥哥，能不能别再提那一茬？当时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陈小河是有妇之夫，如果不是他老婆写信并寄照片给我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”然后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痛斥：“陈小河就是一个骗子！十足的骗子！卑鄙！无耻！小人！”

杨逸说：“相信陈小河也不是存心要欺骗你，也许他确实过于贪恋与你相爱的那份感觉，如果他知道和你一起生活的感受是如此美好的话，我想他应该会奋不顾身的。”

苏雨问杨逸：“你老人家是不是吃醋了啊？”

杨逸瞥了一眼地板上的另外几张照片，一张是在他之前的徐灿，一张是在他之后的李启铭，这两个人物他都见过，他哈哈大笑：“我连徐灿的醋都不吃，连李启铭的醋都不吃，我还会吃陈小河的醋，为一个你连他鼻孔朝上还是朝下都不知道的人？不过，说真的，他们二人之中，我对李启铭的印象还是挺好的，至于徐灿，你放弃他的追求，接受我的追求是一个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决定，我总感觉他心胸不够宽广，报复心太重。”

苏雨想起多年以前经历过的两段短暂的感情，觉得恍惚，又觉得歉意，她说：“提什么徐灿，提什么李启铭，我除了与李启铭还保持着不咸不淡的联系之外，徐灿早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啦。不过，徐灿确实对我够意思，月薪八百块，给我寄五百，剩下的三百块当中呢，要吃要喝

要穿，还要每周寄挂号信，打长途电话给我。可更有意思的还是李启铭，他真的好欣赏我哦。”

杨逸说：“不管是陈小河也好，徐灿也好，李启铭也好，还是哥哥我杨逸也好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都不过是过客而已。唯一的差别也许是，有的倏忽而过，有的刻骨铭心，但不管是倏忽而过的，还是刻骨铭心的，到头来，都会尘归尘土归土。”

苏雨深以为然地点头说：“哥哥，你的话大有深意呢，我得好好地悟一悟。”

苏雨的话音还没落，杨逸忽然双手抱头，口里丝丝地倒吸着冷气。

苏雨惊异而惶恐地问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杨逸说：“我的头，忽然很痛，很痛，像是……像是要炸裂开了似的。”

苏雨从无奈的叹息到愤怒，她说：“哥哥，我已经求了你几次了，我再求你一次，把电脑关了吧，休息吧，新闻是看不完的，选题是找不完的，学习和工作是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有了这个身体，我们才可以学习和工作啊。可是你呢，你太不乖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可是你却什么都不听我的！你关机，必须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杨逸松开双手，恢复常态说：“奇怪，不痛了。”

苏雨心疼地说：“不痛也不能再上网了！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”

见杨逸还是没有关机的意思，苏雨只好站起来，站在杨逸的身后，晃动着他的肩膀撒娇道：“哥哥，我求你了，答应我，快点答应我，关机！”

杨逸只好关网页，关QQ，关电脑，拍着按在自己肩膀上的苏雨的手说：“好，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！”

苏雨兴奋地跳起来，从背后勾住杨逸的脖子，把头放在杨逸的肩膀上，开心地问：“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

杨逸在苏雨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苏雨一直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，这个房子住进来就是这个白墙水泥地，她总觉得太简陋了，她一直希望能重新装修一下，但是杨逸始终不同意，他把她挣的钱买了车，她是不喜欢车的，她说：“那，房子重新装修的事也听我的吗？我就这一个梦想。”

苏雨已经做好了被杨逸再次拒绝的准备，但是杨逸却无比郑重地说：“刚才还说要回老家种菜种花呢，这会儿又要重装房子，可见修炼得还不够。”

苏雨说：“你不回去，我一个人怎么回？我得在这里陪你的。”

杨逸说：“好吧，从今往后，这个家里的一切事情都听你的，包括装修房子的事，一切事情我都不管了，我决定放手，全面地，彻底地放手。”

苏雨摇头撇嘴说：“我信不过！”

杨逸说：“你这个信不过我，那个信不过我，我品质就这么差？”

为了让苏雨信得过，杨逸拿起笔在工作本上匆匆写着什么，写完之后撕下来，打开抽屉，拿出印章印泥，用印章沾了印泥，郑重地盖了上去，拿起来看了看，又把大拇指沾了印泥，按上，然后，将纸递给苏雨说：“白纸黑字印章还有手印，这回你放心吧？”

苏雨拿过来，一本正经地对着纸朗声念道：“保证书！我杨逸从今日起，将一切权力郑重交付于苏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，不得以任何借口越权、夺权。空口无凭，特此保证！保证人杨逸，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。”

苏雨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她把书架上的一个木质盒子拿下来，放在杨逸面前，打开，然后把厚厚的一沓保证书拿出来，一张一张展示给杨逸看，她说：“你写的借条和保证书都可以结集成书了哦。”

杨逸看着那些他签字画押的借条和保证书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他说：“不说钱的事，这辈子我到底是欠了你的。”

苏雨说：“咱这交情谈什么欠不欠的。”说着，就将盒子放回书架，又将相册放回书架，放好相册之后，她才发现地板上的陈小河以及他妻女的照片，徐灿与李启铭的照片。她捡起来，将李启铭的照片塞回相册，其他的照片，她都不动声色地撕了，然后丢到了废纸篓里。

苏雨去了卫生间，双手托腮坐在马桶上，表情很是纠结，很用力，很为难的样子。她自语道：“活到如今，我终于明白，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不是名车豪宅，不是锦衣玉食，不是众星捧月，不是鲜花掌声……而是……而是……”

杨逸已经爬上了床，让自己躺好，从床头柜上拿起收音机，打开，

调台，放稳。拿出手机看网络小说。听到苏雨在隔壁卫生间里的感慨，忍不住笑问：“那请问，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？”

苏雨说：“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，每天都能顺顺利利地大便！”

杨逸大笑：“真是精辟啊！一语道破天机，人生之事，最重要的是，细想来，无非吃喝拉撒睡！”

苏雨委屈地大喊：“哥哥，我想拉臭臭，可是臭臭不出来！你之前都很积极的，今天居然懒了！是不是要我求你？”

杨逸丢下手机，鲤鱼打挺似的起床，快步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接过坐在马桶上的苏雨的手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拉拽了起来，全部拉拽上一遍之后，又重复一遍，反复如此。

杨逸解释说：“不是我懒，实在是，我不能给你拉一辈子的手指啊！万一，万一哪一天我先你而去，你怎么办？所以，以后，你得靠自己，不能事事都依赖我了！”

苏雨霸道地盯着杨逸说：“先我而去？你想得美，我不准！我缠你一辈子！”

杨逸就笑着说：“能被你缠一辈子真好，可惜啊……”

苏雨觉得不大舒服，她觉得杨逸今天总说丧气话，她说：“不要感慨啦哥哥。我问你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工作，你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做了快三年了吧，你真的不觉得烦吗？”

杨逸笑笑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
苏雨问：“你真的不觉得臭？”

杨逸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
苏雨又问：“你真的不觉得恶心？”

杨逸还是回答：“习惯了。”

苏雨不悦起来，她说：“你回答的真是没劲儿，说句‘我爱你’就那么难？”

杨逸说：“爱，不需要总挂在嘴上的吧，你已经感受到了不是吗？”

苏雨凝望着杨逸的眼睛，笑，无比郑重地说：“哥哥，我爱你。”

杨逸很知足地笑着说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说了我更开心。”